

# 纽约情人

## ON THE QUE

美丽的女医生何小寒曾与自己的带教老师高凡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无奈他们的恋情不过是一场泡沫。失意后的何小寒远走他乡到美国留学，在纽约下城医院急诊室担任住院医师。在这里，何小寒试图寻找自己的感情归宿。她曾与黑人医生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却发现他是全同性恋者。而暗恋着何小寒的上司，何小寒并不爱他，何小寒喜欢小寒，但他们偏偏又成了生生死死的一对。何小寒最终消失在1991年的一个下午，无人知晓她的去向。

施雨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RY  
ART PUBLISHING

5

9

# 纽约情人 IN MY WHITE QING REN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施雨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纽约情人/施雨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880-7

I. 纽… II. 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913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96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15.00 元

# 引子

第五大道以西的这一片街区,就是所谓的下城西村,位于纽约市格林威治村内。

西村南起王子街,北达十四街。在这个区域里,夹杂着纽约三座闻名遐迩的名牌大学——纽约大学、帕森斯设计学院和FIT时装设计学院。

西村区内的建筑物、人群和这里的文化氛围,无不显示着后现代的气息和活力。

横街的林阴道旁,一栋栋古老的红墙楼宇,青藤攀援;马路两旁停着的一辆辆仿古小汽车,排列有序;这里属于十九世纪的宁静,主街则是后现代的喧闹,两者结合,便有时空交错之感。

主街有纽约大学和华盛顿广场附近的首善之区,里面不乏纽约教育界贤达和纽约专业人士的高府华厦,也有西边穷街窄巷中的酗酒、吸毒、卖肉的社会底层,那里有在生存线上挣扎、犯罪的一群;有大学小道上招摇过市的新新人类,也有第六大道上川流不息的市井小民;有百老汇大道上商家收银机繁忙的开启、关闭声,也有十四街联合广场上席地而坐、在那里投闲掷散晒着





太阳的学生们的聊天声；有第七大道上那些专门面向同性恋的酒吧和餐馆，也有第五大道和百老汇上那些深为雅痞们欢迎的“标新”食肆。

坐落在第七大道上的FIT时装设计学院，名声虽然略逊于“帕森斯”，但仍算是美国培养时装届人才的顶尖学府。至于西村内的纽约大学，更是名震一方、以人文科学为本的名牌大学。它的法律、商业、医学、戏剧等科系，在纽约可以坐二望一，与上城常青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相比，旗鼓相当，不分仲伯。

“大家请注意了。”

很好的夏日阳光，很轻的绿色熏风，很学院的一栋教学楼，NYU（纽约州立大学）一间梯形大教室里，药理学教授正在给医学生们上课。他笔直笔直地站在讲台后面，高举教鞭，宛若一尊象征美国精神的“自由女神”像。

纽约大学是全美国最大的一所私立学校，和市政府、天主教堂、哥伦比亚大学一样，也是全市最大的地主之一。纽约大学地域之广，就连整个华盛顿广场及其公园都算是校内的景致。广场周围大部分是纽约大学的建筑物，每年纽约大学的毕业典礼就在这个广场上举行。

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曾写过一篇小说叫《华盛顿广场》，其中有一段是这么描写的：

我不知道是否归于早期的那些团体，还是对好多人来说，纽约的这个部分是最令人愉悦的。它有一种这个长形的喧嚣的城市所没有的那种宁静，和这个长通衢般的城市的上区相比，它有种更加成熟、更加富裕、更加尊严的面

貌——一种具有某些社会历史的面貌。

不过,当何小寒坐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的椅子上小憩的时候,应景的倒常常是另一篇小说里的情节——雷蒙·费德曼的小说。《华盛顿广场一笑》——穆瓦诺和苏塞特的故事,所谓在匆匆的相对一笑中,立刻意识到有一种潜在的心心相印之感。

葱翠的草地上,有一群旁若无人正在觅食的鸽子,和小寒匆匆相对的多是这些灰色的鸽子,它们咕咕地叫着,却好像踱着鹰的步子。

药理学教授在讲台上来回踱着的步子也有些像鹰。他圆胖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转着脖子的动作酷似一只猫头鹰。两百个座位的大教室里,座无虚席。除了药理学教授铿锵的嗓音,就是翻笔记本的沙沙声。教授按了一下手中的按钮,屏幕上的投影随之翻新。安静的教室顷刻间变成了菜市场。学生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人大胆地哧哧笑,间或出溜几声放肆的唿哨。

何小寒从笔记本上抬起头,看到屏幕上显示了一组男女做爱的各种姿势,有面对面的,有从后面的,也有从侧面的,活灵活现。腾地,脸上火辣辣烧将起来,真是受不了美国人,她心里嘀咕了一句便埋下头去。

小寒专注地听着自己响亮得骇人的咚咚心跳声。

药理学教授待大家安静下来了才接着讲课,他用教鞭煞有介事地指着那组做爱姿势,慢条斯理地说:“同学们注意了,G蛋白和受体的结合位点可以有屏幕上显示的这几种,但不管哪一种姿势,嗯,我是说,不管结合位点在哪里,G蛋白和受体一旦嵌合,就能引起兴奋,产生一系列生物学作用……”

原来,药理学教授把G蛋白画成男性,受体画成女性,这就





是所谓的形象教学，老美从学前班开始就被施以如此的直观教学方式。

何小寒是药理系的博士生，基础理论课博士生和医学生在一起上课。坐在她左边的男生是个医学生，叫杰克。这学期药理学课刚开不久他就和小寒混熟了，他们俩时常交换笔记，为对方占座位什么的。时间碰巧的话，他们偶尔也约了在学校自助餐厅用午饭。

小寒初识杰克倒不是在课堂上。那是个周末的黄昏，华盛顿广场公园里特别热闹，公园里的长条板凳上坐满了人。小寒的视线被广场中心的喷水池牢牢吸引住了，准确地说，是被坐在喷水池边上一位正自弹自唱的年轻人吸引。年轻人像个学生，怀抱着一把吉他，随意的坐姿，随意的唱词，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自在。他，就是杰克。小寒注意到他修长、灵活地拨着琴弦的手指，心想，有这样一双手的人，不当外科医生实在太可惜了。后来，他们相识以后，小寒问过杰克，当杰克告诉她，他将来想当外科医生时，小寒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和如愿以偿的满足。

第二次巧遇杰克也不是在课堂上，仍然是华盛顿广场公园。也许这个地方特别容易有故事，否则也不会有两个著名作家都对这个所在情有独钟。

这次，他们几乎同时看中一条板凳，相视而笑，说声对不起，然后一起坐下。这个场景不得不让小寒想起《华盛顿广场一笑》，如此相似的细节，简直叫人怀疑费德曼这部所谓的后现代派文学的经典，根本就是一部写实。包括那种感觉，“纯属偶然的相遇，如同所有意味深长的相逢那般。”都如此可感，仿佛精心为他们而作。

然而，所有的爱情故事都像华盛顿拱门上的大理石雕刻，年

轻而又古老。常常是很浪漫地开了个头，却极其仓促地打上句号。

下课铃声响了，小寒把书本一夹，脚底抹油准备开溜。

“嗨，跑这么快干吗？”杰克追上来，“TGIF(Thanks God, It's Friday.感谢上帝，又到星期五了)，晚上我请你吃晚餐。”

“Okay。”

小寒听到自己竟然说“Okay”后大为懊恼，原来她是想说“No”的，怎么搞的嘛，这个杰克也真是，刚上完这种课就约人，好像有某种暗示，小寒自己就这样暧昧起来。

其实小寒倒不是个保守的人，但杰克还只是个熟悉的朋友，不是很亲近的那种，脱口说出“Okay”，倒像有某种期待，瞧这课上的。

“好，晚上七点我去你宿舍门口等。”杰克说完匆匆忙忙地赶下一堂课去了。

小寒回实验室。

小寒每天的日程安排是相当紧张的，白天修课，做实验，晚上除了复习功课，还要准备一个残酷的考试——西医执照。

美国这地方就是这点好，力所能及地公平。

世界各国教育体制不同，譬如医学院就有两种制度：一种美国式的，高中毕业上四年本科才能报考医学院，医学院又是四年教育。另一种是英国式的，高中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上医学院，中国、德国等国家都属于这种体制。不同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医学院毕业生移民到美国来，怎么评判谁有资格继续在美国行医而谁没有，唯一的标准就是考试，笔试加口试。和美国医学院的学生考同一套题，谁的成绩到线，谁就有资格申请美国任何医院的住院医生职位。当然，这个住院医生职位只是一个训练阶段，毕





业后,升为主治医生了,才有独立的处方权,可以受雇于任何一家医院,也可以自己开业。

因为喜欢当临床医生,所以小寒只能走考试这条路。但她的复习考试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不敢让老板知道。没有一个老板喜欢三心二意的学生。小寒读的是博士班,但她打算一考到执照就去当住院医师,这边拿个药理学硕士就可以了。

与杰克共进晚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烛光、玫瑰、葡萄酒、肖邦的钢琴曲,使她的目光柔媚而湿润,白净的面颊也悄悄地染上了淡淡的粉红,药理课上的难堪和别扭一扫而光。

夏天的白日真长,再加上夏时制,天,仿佛永远不肯黑下来。

天不肯黑,但路已经不忙了。车流减少,行人也不再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纽约的街头,这时方才显出它的魅力来。

隐去了白天的嘈杂,风摇着树梢娓娓细语,晚风中夹杂着女人的香水和熟透水果的气味,让人有一种微醺的快感。各色脸谱和广告牌,在暮色中荡漾。路旁高耸的建筑物,挺着腰、昂着脸,屹立在天宇下,仿佛可以地老天荒。

小寒和杰克漫步在摇动的空气里。路边的Hip Hop Dance(街舞)三五成群,树干后不时探出一支萨克斯,把爵士乐吹得跟妖精似的。有时也有她最喜欢的《回家》,听得人柔肠百转,驻足不去。

杰克也喜欢街舞,纽约土生土长,天时地利人和。他们一路玩儿到家门口。

纽约大学的学生一般都住在学校提供的学生宿舍里。小寒和杰克也是。

“去我那里喝杯咖啡?今晚室友不在。”不知不觉到了杰克的宿舍门口,他问。

小寒找不出反对的理由，点点头就尾随着他进屋，刚跨进门，还没瞧清楚屋里的摆设，杰克就一把揽住小寒的腰，喃喃着：“我爱你。”

老美整天嚷嚷“我爱你”，到这个国家不用多久，听到这三个字，情绪已经不会再起任何化学变化。就像“Dear（亲爱的）”一词，被用在公函的称呼前头，表示一种亲切，或者纯粹是一种客套。小寒一开始也没太在意，等到杰克的嘴唇快挨上自己时，她才觉得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已经不是表示一般的客套了。

小寒本能地伸胳膊挡住他压迫过来的胸脯，杰克忙说：“那，我先进去冲个澡，然后换你去。”

杰克捏了几件衣服进卫生间。小寒杵在原地发愣，直到听见卫生间冲浴哗啦啦的水声，整个人才彻彻底底清醒过来，原先脸上的红晕骤然褪去，肌肤也一寸一寸凉下去。

瞧一眼那张陌生的床，再眨巴两下眼睛，趁卫生间里的水声未停，小寒抬腿就跑，头也不回。





008

# 第一章

纽约，下城医院。

下午五点，夕阳已经把建筑物群的影子拖得足够长，此时，曼哈顿的街道便开始拥挤起来了。上班族夹着公文包，疲惫地垮着脸，从高高低低的建筑物里拥出来，然后再像涨潮一样漫开去。顷刻间，大小纵横的街道哗哗地满是车流与人潮，这是白日将尽的一次热闹和高潮。

忽然，远远一道尖锐得叫人心头打颤的救护车笛声，在潮水中劈开一条道，从世贸中心方向朝纽约下城医院急诊室直逼过来。纽约下城医院直属纽约大学，与世贸中心仅隔两条街。

救护车呼啸着送来一个小女孩儿。女孩大约三岁，身边的母亲解说她是如何在吃东西时被食物噎住的。被食物噎住的小女孩儿呼吸十分困难，小小的胸部徒劳地起伏，因极度缺氧，她口唇青紫，四肢痉挛，一双湖色的眼睛恐惧地大睁着，几乎可以让人看到湖水深处死神的狞笑。

女孩儿是何小寒和凯文·波特医生负责接管的病人，凯文·波特是第二年的急诊科住院医师，比小寒高一年级。

波特医生飞快地将小女孩儿头朝下安置在一张检查床上，他用宽厚的手掌猛烈拍击一下她肩背部，希望被吸入气道的异物能奇迹般地掉出来。这是气管异物急救的第一种方法。第一次没有成功，波特医生又重重地击了一下，比第一次用了更大的力气，很遗憾，仍然没有成功。

这时，小女孩儿的身体已没有生机般地绵软。小寒的手心开始出汗了，她多希望来个主治医生帮帮忙，助他们一臂之力。但她知道，今天大家的运气都不好，心肌梗塞的、吸毒过量的、溺水的、遭遇车祸的，每个病人身边都离不开人，包括她和凯文的带教老师施杰医生。

施杰是一位主治医生，在小寒进这个急诊科以前，他是这里唯一的中国医生。此刻，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用止血钳竭力止住一个车祸伤者腿部血流如注断裂了的动脉。

凯文把小女孩儿放平，仰躺在检查床上，尽量暴露她的口腔，企图发现她咽部的阻塞物。

没等凯文开口，小寒在边上迅速递上喉镜和持钩钳。也许是心急手笨，凯文怎么都不得要领。在他憋得通红的脸下面，小女孩儿越发面色惨白。凯文忽然烦躁地把手中的东西一丢，跑开去拿另一种器械。

不能再等，没有时间了，他们要是不牢牢地抓住这要命的几分钟，小女孩儿就非得救了。

这一着急，小寒便顾不上那么多了，顺手拿过桌子上一袋消毒好的血管插管装置。她记得上个月去西奈山（Mount Sinai）医院听过一个讲座，那个讲座是面向全城的ICU（重病监护病房）和ER（急诊室）医生的，讲的是成功地用Bypass（旁通管）方法解救气管异物患者的事例。血管插管装置，不就是现成的旁





通管吗？

她一面熟练地撕开血管插管装置外面的塑料包装，取出插管，一面在脑子里翻书似的一页一页翻过那天讲座的内容和步骤。

她用左手手指按在患者声带水平的那个气管软骨位置上，右手手指灵巧地旋掉插管的塑料针套，暴露带管的针头。在气管环甲软骨的水平上，以四十五度的斜角进针。针头穿过小女孩青紫的颈前皮肤，顺利地进入气道。小寒迅速拉出管子另一端的活塞，由于气压的关系，空气马上灌进小女孩儿极度缺氧的肺部。小寒拔出针头，把套管留在气道里，从墙壁的挂钩上取下紧急救护用氧气管，接在套管末端。她仿佛看到一束鲜活的氧气游过小女孩儿的气管、肺叶，被吸收到血管里，再被带到渴氧已久的脑细胞组织。

小女孩儿的脸色渐渐晕红起来，凯文回来了，他愣愣地站在检查床前，还没想明白这个一年级的住院医师究竟用了什么秘密武器，小女孩儿喉头“咳”地一声，便朝他开花一样地喷出一团火红。由于大量的氧气充满了肺部，造成一股强大的气流，堵在小女孩儿咽喉部的异物像子弹一样射在波特医生胸前的衣襟上。

“子弹”是一小节热狗，火红的是黏稠的西红柿酱。

在喷出热狗的同时，小女孩儿使劲地呛咳起来，泪水和鼻涕涂了满脸。她贪婪地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吸气，嘴唇比时下开得正妍的郁金香还要粉嫩。小女孩儿的母亲也感染了女儿的生机，扑过来一把搂住自己的小天使又哭又笑。

“宝贝，哦，我的宝贝，你可回来了。我的主耶稣！”

波特医生对小女孩儿的母亲说：“好了，你的小天使没事了，以后可要小心一些啦。”

小女孩儿的母亲泪水流到了嘴角，她边擦边笑。

“医生，医生，谢谢，谢谢，你们真的救了我们！”

波特医生一脸悦色，脱下前襟沾满西红柿酱的白大褂，随手往篓子里一丢，回转身重重地在小寒的肩头按了按。

“Doctor He, Good job!（何医生，干得不错！）”

老美发不出“何”的音，听起来就像叫“他”。小寒刚来时，波特医生曾对她抱怨过，你们中国人的姓很奇怪，你是女的偏偏叫“He”，施医生是男的，又得叫“She”。老美同样发不好“Shi”的音。

小寒也掩不住兴奋，脸上红扑扑带了些许羞涩，一双亮亮的眼睛不见了平日里常有的忧郁和心事重重，喜色停在眉梢。人影后面，她还注意到主治医生施杰，此时他正默默地站在离自己几步之遥的地方，眼里有嘉许的意味，脸上却挂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这个微笑显然给小寒极大的鼓励。

施杰是个身材魁梧的北方汉子，方方正正的红脸膛，刮得青青的络腮胡子，干起活儿来虎虎生风，说起话来却不太利落——中英文都不利落，俗称“闷葫芦”。小寒有点儿怕他，怕他那双比嘴锐利得多的眼睛，好像天下所有的事都瞒不了他，出其不意就能把人看个透。每次问诊、体检、抢救，只要他站在身后，小寒的背就遭芒刺般地不自在，一回头，果然就能遇到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常常，小寒不敢去接触那刀子般的目光，远远地见个人影过来就悄悄地绕着走开，万一狭路相逢，一低头，硬着头皮“嗨”一声，擦肩而过。

施杰站在人群后面无言地望着她，身上的手术衣还没来得及及褪下，腹部的地方有一大块血迹，大概是刚才抢救车祸病人时留下的。奇怪，小寒觉得施杰今天的目光没有往常那么刺目了，





那点儿嘉许的味道还相当受用，她的胆子不由得壮起来，回敬他的眼神里，甚至不想掩饰某种得意和挑战的意味。

第一年的住院医生，多是受气包的角色，跑腿、打下手，被前辈医生甚至护士指使得团团转，稍稍不慎就得挨训。刚才的惊人之举，让小寒有扬眉吐气的快感，当医生辛苦受大累所为何来？不就是有让生命在手下化腐朽为神奇的成就感吗？

第二天午饭光景，施杰医生把小寒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何医生，昨天你抢救那个小女孩干得十分漂亮。”

第一次，施杰在工作场合用中文和小寒说话。

“谢谢你，施医生。”她还是像往常那样用英文淡淡地回答他。

说实话，小寒不太喜欢施杰，或者说，她根本就是怕施杰。很明显，她知道施杰对她也没有什么好感。昨天那个微笑，稀奇得小寒倒有一些耿耿于怀了。几个月以前她来面试，每个面试过她的医生都给了她无比的信心，三十多分钟的口头对答异常顺利，唯独这位施医生，一上来就百般刁难，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敲错门儿、送错货的蹩脚伙计。小寒猜他给自己面试的分数一定是不及格了，最后她能被这家医院选中，完全是其他的医生们给了小寒非常幸运的分。

小寒不相信施杰这会儿叫她来只是为了说几句简单的好话，他不是个这么简单的人，绝对不是。警惕地梗着细长的脖子，端着单薄的双肩，她等待着该来的随便什么都可以。

“你为什么会想到用血管插管来对付昨天那种情况？”

当了这么久的学生，揣摩提问人的意向几乎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个问题太中性，小寒一时没有了方向感。

小寒望了施杰两眼，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或期待，和

美国人相比,她更喜欢老美的坦率和纯真,喜怒哀乐七情上脸。中国的男人常常无法让你从面部表情读到他的心理,她痛恨这样城府很深的男人,真不知道他的内心是怎样活动的,下一句话、下一个行动又是什么,完全不可测,叫人提心吊胆。

“因为波特医生用喉镜和持钩钳一时没能直接取出异物。”小寒听到自己的声音很紧张,干巴巴的没有一点儿水分,不但水分不足,信心也极其不足,“这种急救措施,是上个月我从西奈山医院听过的一个讲座中学来的,后来我还看到了有关的论文。”

“嗯,我非常高兴看到你能这么熟练地操作这种方法。沉着稳重,速度极快,手法也相当漂亮,这是一个急诊科医生必备的素质。”

说到这里,施杰忽然笑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倒把小寒吓了一跳。

施杰浓眉大眼,面部线条比较硬,刮过胡子留下泛青的下半个脸,看上去就像警匪片里的黑帮老大。这样的尊容还是摆严肃的款比较合适,咧嘴笑起来会使人流冷汗,好像没什么好事似的。

“哦,谢谢你。”

小寒眨巴几下眼睛,确定没有什么危险才放心地回他一个拘谨的微笑。

施杰起身去咖啡壶边倒了两杯咖啡,回头问她:“加牛奶?加糖?”

小寒说两样都要。

施杰往小寒的杯子里加了些牛奶,又加了一包糖,然后回头看她,她没有点头。他就又往她的杯子里加第二包糖。





施杰把搁了牛奶和两包糖的咖啡杯放在小寒的面前，说：“你是在喝糖水，不是咖啡。”

小寒耸耸肩，她根本无法像施杰那样喝黑咖啡。太苦，太直接，太没有掩饰的东西，她受不了。

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同学们都说她是个“完美主义者”，她至今还不太清楚“完美主义者”这个名词解释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如果说是爱美，追求充实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就是“完美主义者”，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完美主义者”？

施杰喝了一大口黑咖啡，“咕咚”一声咽下去。

小寒轻轻地笑了。

施杰来美国的年头应该不少了，有些习惯还很中国。

他说：“不过，我更想说的是，昨天你的操作中还有点儿错误。”

好，终于来了，小寒想，本来就知道你不是为了表扬我来着，刚才的只不过是开胃菜，现在端上来的才是正餐。

为了掩饰突如其来的心虚和胆怯，小寒啜了一口手里的咖啡，马上，香醇、甘甜外带着一丝令人清醒的苦味便在唇齿之间流连。

定了定神，她听到施杰终于说下去了。

“做颈部紧急插管时，你没有消毒。”

“我没有时间了，在那种情况下。”她镇定地为自己辩解。

“当然，这只是比方。我知道你救人心切，可是你要明白，往往这种时候，最不容易冷静，最容易出现差错，急诊医生的每一个差错，甚至是极小的错误，都会给患者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特别是某些不规范的操作，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我指的是官司。”